

H 红色印记 李以衡 老支书许日智

上百度，搜“英豪半岛”，有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建设的内容，身为半岛子孙，我热泪盈眶。想到环岛旅游车辆即将从家乡美丽如画的海滨奔驰而过，游人如织，在翠绿的护沙卫士——木麻黄丛林穿梭而过，我想起许日智，岛上的老支书。于是，又上百度搜“许日智”，竟是几个私企老板的名字。我颓丧地关了手机，脑中一片茫然。

这可是半岛风云人物，也是当年海南岛的风云人物。百度搜索不到的他，是上个世纪《海南日报》刊发的头版长篇通讯《英豪人民显英豪》里领着英豪人民战天斗地的带头人。

许日智带领半岛百姓栽树筑堤造田时，我等晚生，看不到。半岛世代饱受风沙海浪肆虐，盐碱百草不生，我等晚生，也看不到。来到人间第一眼望见的半岛，无垠沙地上傲然挺立着郁郁葱葱的木麻黄树，内海护堤辟路，人可行，车可推，人们从这里走向和乐镇墟，走出封闭的渔岛，海滩盐碱地改造良田，农妇们喜悦地收割，带着丰收的果实，伴着晚霞送进粮仓。父辈指点江山，这是老支书许日智的“树”，这是许日智的“路”，这是许日智的“堤”，这是许日智的“田”。海南日报《英豪人民显英豪》长篇通讯报道，许日智带领英豪人民在半岛光秃秃沙滩种植7500亩木麻黄，在半岛小海滩筑十多公里护堤，开辟人行车道，“向海要田，向海要粮”，造出稳产高产农田150多亩。这可歌可泣的共产党基层干部的感人事迹，早已装在半岛百姓的心里。

我谙事后见到的许日智，一边裤角长，一边裤角短，腿上未洗净的泥土，在田野，在海边，在沙坡，永远风尘仆仆。我的老奶奶望他的背影，老嘀咕“智崽，牛还会歇一歇呀”，满是疼惜。我近距离见到他，是在台风肆虐之时。海岛上的台风，刮来的风是疯子的“疯”。记得1969年那场台风，气象预报可能引起岛上海啸，全村人都暂迁和乐镇高地——三角路。三角路在万州鼎鼎大名，因古时建有亭台驿站而闻名，前几年万宁市政府又出资修缮。三角路临时安顿后，半岛大人牵肠挂肚，家里鸡鸭，地里禾苗，还有那间老瓦房。欣喜的是少儿，少年不知愁，久困半岛的我等，看见三角路凉亭国道上车辆穿梭不息，打开了另一扇看岛外世界的大门。后来三角路村人传出消息，许支书还蹲守在村里，守护着空巢的村庄，别人怎么劝都不离开。海啸来了，往哪里跑呀？但是，就因他守着，三角路上暂栖的半岛人，心里都安定了。这不是无谓的牺牲，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百姓的坚守。人心安天下，支书舍身安半岛。

我家男人在外谋生，留下奶奶、母亲和我。台风来临，他总不放心。他与奶奶及母亲都聊得来，会搬张小木凳坐着，嘘寒问暖，笑眯眯的，两个女人也就增强了信心。难以想象，这笑眯眯的村支书，怎么让自古民风彪悍，与大海搏斗的渔民，情愿跟苦斗，一呼百应，无怨无悔。

后来，他提拔到港北公社任书记了。遇见他，还是那身打扮，只是衣服上多别了一支笔，笑眯眯的。有一年海南有场大台风，刮得加积镇废墟一片，他还是提前来到我家，动员奶奶、母亲和我暂躲到村里一户盖了茅屋的人家，才匆匆离开。

那年春节还没过完，家家户户烟花爆竹还在燃放，许日智走了。知晓的人不多。虽是节庆，与他战天斗地逞英豪的尚存老人，还是踉踉跄跄赶来，跪在他棺木前泣不成声。市委书记也闻讯赶来，深深鞠躬，深情地说：我们不能忘记老英雄。

这是一个传奇而平凡的英雄，高寿

地等来海南环岛旅游公路即将穿过他亲手植下的木麻黄丛林的喜讯，闭上他疲惫的双眼，在护沙卫士木麻黄树的陪伴下，永远倾听海水拍岸的海浪滔滔。回

H 文化评弹 刘鸿泽 王佐的归宿



王佐

王佐，字汝学，是元明之际著名的海南诗人，与丘濬、海瑞、张岳崧并称为海南四才子。王佐的家乡多刺桐，桐花开时，灿然如云霞蒸腾，王佐便自号桐乡，而这份对家乡的眷恋也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底色。依《全粤诗》所载，王佐在《应制赐宋承旨马》一诗中，以“须知君恩如海深，臣骑黄马当赤心”两句深得皇帝赏识。但王佐的仕途并没有因此而一帆风顺，他未尝没有一腔报国热血，“然以质直不与时合，游宦二十馀年而不得迁”。那开满桐花的家乡报国无门的痛苦中越发明媚动人，王佐也最终请求还归故乡。王佐才高，存诗也颇多，我们这里仅举三首咏物诗，或能从中窥见这位琼州诗人的些许音容。

《游丝》：“闹处偏多静处稀，飘扬无力望中微。弱条织雨牵闺恨，断缕迎风惹客衣。低挂檐前萦落絮，高飏天外系斜晖。伤情最怕春归去，网住桃花不与飞。”游丝有时指缭绕的炉烟，在这里指飘动的蛛丝。王佐对游丝的歌咏或是不自觉的，但诗中游丝的飘摇与多情何尝不是王佐自身的写照。王佐为人刚正不阿，所以才“质直不与时合”，但作为诗人，王佐的感情又是极细腻的。这像极了蛛网，蛛丝本身是无比坚韧的，但在八面来风中却显得柔弱无力，他想网住美丽的桃花，但春秋代序，自己却无力阻止春天的消逝，他想系住天外斜阳，到头来只证明了自己的飘荡无依。不知王佐想要留住的春天中是否也有故乡的桐花呢？

《题鹦鹉》：“为禽禽语是禽言，何必声声学语论。莫道性灵多巧舌，金笼深锁度黄昏。”如果说《游丝》一诗中的抒情主体尚带着某种含混，《题鹦鹉》一诗则明显是以鹦鹉自喻，此诗的四句全部指向宦海的不堪。鹦鹉本有鸟类自己的语言，又何必去模仿人类的腔调呢，这或是在说自己的本性与宦海相违，自己却不想逢迎。锁在金笼中的鹦鹉更是诉说着自己纵使有再多的性灵与才能，也不过是当权者的玩物而已。称衡写过一篇《鹦鹉赋》，颂赞鹦鹉性灵的同时也感慨其身不由己的遭遇，王佐此诗正是继承了称衡《鹦鹉赋》的传统。

《新雁》：“飒飒凉飙起素商，横斜几阵向南翔。寒依菰米陂田熟，夜宿芦花水国凉。片影带云横朔漠，数声呼雨下潇湘。往来天北天南路，遥认长汀是故乡。”在报国无门的苦痛中，王佐终于爆发了，看着镜中的白胡子，他在《叹懿白》中写到“功名成底事，空自叹蹉跎。”眼见流年空度，他在《中年》中感叹：“万卷岂图金马贵，一竿当与白鸥盟。”他也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的故人，《忆舍弟彦常》：“年光随水去，事业与心违。远海犹传箭，殊方未授衣”；《和元正见寄》：“须鬓已从青镜改，梦魂曾逐片帆回。天涯一掬思亲泪，待洒澑阡万树梅。”正如他在《己丑元旦过承天门作是日大风》中写道：“有时问天天不语，

仰天大笑龙楼前。不如回去长安市上酒家眠，明日收拾东归理钓船”，秋风渐起，他恨不得化身归雁回到故乡。天南海北，再远的距离也不能阻断他的归心，他忍受着寒冷穿过北方的大漠与南方的云雨，只一眼就遥认出了故乡的水岸。

落叶归根，王佐最终也得以回到故乡安度晚年。“刺桐花开三月天，鹧鸪声里好闲眠。谁言老圃风烟歇，还看芳春景物妍。”刘邵《人物志》中讲“偏材之性，不可移植”，官场的勾心斗角或与王佐的本性相违背，逃离了深锁鹦鹉的金笼，故乡海南的风物才是诗人真正的归宿。回

H 茶悦人生 涂启智 香茗诗话



普洱茶

香茗即香茶，语出自白居易《晚起》诗：“融雪煎香茗，调酥煮乳糜。”以雪水煮沸泡茶以提神，用酥油调制煨粥以养胃，于淡泊中自有参悟养生真谛的仙风道骨。茶圣陆羽积数十年品泉经验，一生足迹遍布巴山蜀水，荆楚大地，吴越山川，却从未置身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，未能领略雪水煎茶的浪漫与妙趣。

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。早在周朝，华夏民族就有吃茶记录了。据《诗经》记载：“采荼薪樗，食我农役。”诗中的“荼”就是茶。时至今日，我国许多地方仍保留着吃茶叶的习惯，如云南基诺族有吃凉茶习俗，傣族还有竹筒茶。

自陆羽以后，唐宋以来的众多品泉者都认为雪水烹茗乃隐者高雅之事，诗词中对雪水煎茶多有歌咏。如陆龟蒙与皮日休唱和咏茶：“闲来松间坐，看煎松上雪。”陆游《雪后煎茶》：“雪液清甘涨井泉，自携茶灶就烹煎。一毫无复关心事，不枉人间住百年。”泡茶的水讲究清、轻、甘、活、冽五字，“雪液清甘涨井泉”，可见陆游亦是一位品茶高手。自己取水、自带茶灶自己煎煮，那份悠闲自在令人神往。写此诗时陆游已经83岁高龄，但他仍然心怀国家，壮志未酬，时时不忘抗金复国。就连临终前尚且发出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”千古感慨。在品茶悠闲背后，何尝不是隐藏着诗人报国无门的一腔无奈？！

唐宋茶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属卢仝的《七碗茶诗》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两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，平生不平事，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轻，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，惟觉两腋习习轻风生。”此诗流传极广，在日本也备受推崇，甚至演绎出“喉吻润、破孤闷、搜枯肠、发轻汗、肌骨轻、通仙灵、轻风生”的日本茶道。卢仝系初唐四杰卢照邻嫡系子孙，自号玉川子，破屋数间，图书满架，工诗精文，不愿仕进，被称为“茶仙”。可以猜想，卢全看重精神生活的自由自在和洒脱不羁，而看轻物质生活的荣华富贵，这必然与仕途官场的世俗追求天然排斥。

审视颜色，茶叶一般分为红茶、绿茶、黑茶、白茶、黄茶和青茶（乌龙茶）六大大类。依据制作过程，茶叶可分为未发酵茶、半发酵茶和全发酵茶。从养胃和养生角度出发，喝茶应以发酵茶为好。发酵到一定程度的茶叶，冲泡出来的汤汁温和绵软，清甜爽口，就像米汤一样滋润喉咙，熨帖肠胃；啜饮一杯，让人神清气爽、通体舒畅。这种令人陶醉的美好感觉，仿佛夏日清晨一湖荷花盛开；又像一首经典音乐，隐隐约约自远处山岗传来……

普洱茶是独特存在，依照颜色，它似乎与上述六类茶叶都有交融，所以也不好硬将它归类。于肠胃而言，普洱当是最为深情款款的朋友，茶汤橙黄浓厚，滋味甘醇，给肠胃带来分外“巴适”感受。

普洱茶兴于东汉、盛于唐朝、始盛于宋、定型于明、繁荣于清，历经悠悠千载，沉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，给人带来意蕴无穷的舌尖诱惑。清朝乾隆皇帝喜饮茶，尤爱普洱。当年乾隆皇帝传位给嘉庆，有位老臣讲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乾隆哈哈大笑，脱口而出“君不可一日无茶”。乾隆皇帝还写下《烹雪用前韵》一诗，流露对普洱的由衷喜爱：“独有普洱号刚坚，清标足使夸雀舌。点成一椀金茎露，品泉陆羽应惭拙。寒香沃心俗虑蠲，蜀笺端砚几间设。兴来走笔一哦诗，韵叶冰霜倍清绝。”回

H 季候物语 桂孝树 最忆枇杷

盛夏，田地里那香喷喷、绿滴滴如同绿玉般亮丽的蚕豆总是刺激我的嗅觉神经，这时候便到了枇杷成熟季节，老家门前几棵枇杷树的枝头上挂满一串串黄澄澄的枇杷，水灵灵的，让人垂涎欲滴。一阵风儿吹过，能够微微地闻到果实的芳香。那一颗颗带着梗，毛茸茸的、黄黄的枇杷，让人看一眼就禁不住直流口水，真可谓“五月江南碧苍苍，蚕老枇杷黄。”

母亲打电话说家里枇杷黄了，这次回趟老家，我再也禁不住枇杷的诱惑，爬到树上摘枇杷，轻轻地剥开一颗，慢慢撕开那粉黄的皮，果汁瞬间从指尖流下，将那晶莹的果肉放入口中，慢慢品味，甘甜中有点微微的酸，柔软中带着细嫩的滑，舌尖轻轻游动的几颗棕色小核儿，滑溜溜的有一种缠绵的感觉，让我也体味一种杨贵妃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感觉。

古往今来，很多人对枇杷大为赞赏，枇杷与樱桃、杨梅并称初夏三姐妹，不但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而且有很高的保健价值。西汉的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里说“卢橘夏熟，黄甘橙橘，枇杷燃柿，亭柰厚朴”。李白有诗曰：“卢橘为秦树，蒲桃出汉宫”。杜甫的《田舍》里的“榉柳枝枝弱，枇杷树树香”；描绘了枇杷丰收的美色与清香。江州司马白居易写道：“深山老去惜年华，况对东溪野枇杷”和“叶如裙色碧绡浅，花似芙蓉红粉轻”以及杨万里的“大叶耸长耳，一枝堪满盘”，都道出了枇杷树浓荫如幄的特点。大文豪苏东坡写“客来茶罢空无有，卢桔杨梅尚带酸”。有人问他，卢桔是什么果子？他说“枇杷是也”。把枇杷比作卢桔的，还有近代文人、著名画家吴昌硕：“五月天气换葛衣，山上卢桔黄且肥，鸟疑金丸不敢啄，忍饥空向林间飞”，那绘声绘色的描写，让人拍案叫绝。

枇杷的花是经过夏天、秋天、冬天、春天四季雨露才结果，四个季节的露水都吸收过，所以枇杷果实是最珍贵的，也是最有营养的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载“枇杷能润五脏，滋心肺”。中医认为，枇杷有祛痰止咳、生津润肺、清热健胃之功效。

枇杷树为蔷薇科常绿乔木，树形美观，枝叶常青，它的树干积极伸向蓝天，往上分发出无数的枝杈，如一把大伞为人们遮住炎炎烈日。枇杷树的叶子也很特别，叶边有着像锯齿般的“刀片”，表面还覆盖一层软绵绵的“毛”。枝杈上的枇杷叶，一片片碧绿碧绿的，充满了活力。

看着一树金黄的枇杷，我想起儿时和父亲一起爬树摘枇杷时，不小心摔下来，好在没伤着。想起父子俩被母亲训批的情形，我忍不住笑了，枇杷依然年年在，可父亲去年下半年已离我远去了，单留下年事已高的母亲，那逝去的岁月，都收藏在金黄枇杷和我的记忆深处了。回